

# 给所有的情感探索者

女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想到的常常是为了『谁』，而男人做决定的时候想到的总是为了『什么』

著名节目主持人李静、戴军、何炅、许力、徐睿强力推荐

女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想到的常常是为了「谁」，而男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想到的

什么。

I247.5  
4239

流言，流年

秋微

著

寒風烈日集

卷之三

李志，書寫

秦一威

音像總出

李志，書寫

秦一威

策 划：熊 峻

责任编辑：金 浩

装帧设计：姚 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言,流年/秋微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5. 6

ISBN 7-80709-013-8

I. 流...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827 号

**流言,流年**

秋微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28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14 号)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ISBN 7-80709-013-8/I·2 定价:20.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下凡

何灵

半年之后，我拍的这部电视剧终于杀青了。这期间，一直有狐朋狗友邀约一些臭吃臭喝的活动，我都无法参加，常常恨恨地回答：“等着吧，等我拍完戏下凡来，再跟你们从长计较！”

下凡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我们拍戏，不是影视基地就是荒郊僻野，穿长袍戴头套，走方步说酸话，人间烟火的事情当真不熟悉了。

在剧组收到秋微发给我的小说稿，当时就有些思凡的心情。而且，我是确实没有想到秋氏的小说会是这种调调。我一直是喜欢秋微的文字的。《懒得哭》等秋氏著作也一直高居我厕所书架排行榜的前列位次。她的杂文散文笔流露着一种高贵的调侃，寂寞而狡黠，常让我感叹，又觉得妙不可言。那时文字里的秋微仙风道骨，就算是写些明明我们见过甚至在场的故事，也因为她的特别而变得新鲜另类。秋微生长的环境不一般，造就她各色的性情，后来又经历了丰富的人事，所以站在人群中不算绝色的她也总是特别出挑。初识秋微是在相对保守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夏日午间，就看到她穿着惊世骇俗的吊带背心穿走街巷，还听说郑秀文轰动香江的“NIKE”眉多年前早就飞扬在秋微的眼上，让京城百姓侧目。这么个“怪卡”，写的东西自然会和我们老百姓有疏离感，不料她却突然下凡，写出这么家长里短、飞短流长的小说来。

很多年前我就想写小说，可是个性太拘泥，无法天马行空地想出曲折的情节，又不方便影射身边朋友的经历，所以一直未遂。秋

微说她写小说写得头疼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那种扑朔迷离的，一个逗号算一段的那种风格，故事情节绝对不能让人一次看懂的，怎么也不能输给王家卫吧，没想到，秋小姐直奔杨亚洲去了。

是什么原因让秋微有了这样的改变？

这些年，我们少聚了些，每次见面她都给我惊喜，不论是在电视节目里看她扮知心大姐，还是默契地关在电台节目里侃大山，总有新天地。她的身段放低了些，看来一定有什么温暖了这个不羁的女人的心。

这样状态的女子又仗着天赋文笔，写出来的小说得多好看啊！

强烈推荐每个凡间俗子阅读秋微的小说！

## 神人

李静

秋薇约我写序，是因为我们近一年经常在一起，她是我节目《情感方程式》的嘉宾，每期针对各种男女情感问题支招儿，我在节目中总是笑她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秋微上我的节目久了，我对她的了解就加深了一些，其实我们认识好几年了，介绍人是戴军，秋和戴军是多年的好友，我和戴军是搭档，自然而然地混在了一起。

戴军周围都是神女人，秋微是这帮人中最神的。戴军说我神经，我说秋微才神奇。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可以有如此全方位的能量，看过一位有钱人的一张名片印了十来个公司，可无非都是做生意的，算是本领域的精英。可秋微涉足的领域简直让我大吃一惊！做过电台主持，出过书，那本《懒得哭》是我第一次拜读，超喜欢，还沾沾自喜认识了个才女！很难具体介绍秋微是哪种职业，听说做过唱片公司企宣，广告公司策划，公关公司老板，其余职业不详。记得1999年，由于秋微的折腾，北京中粮广场下面的环球影城热闹非凡，今天是歌手的发布会，明天是锐舞大赛，我当时就是个土老冒儿，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锐舞，秋微就像个外交家，那时你要到环球影城溜达，天天就看见这位大小姐一会儿和明星神侃，一会儿又和赞助商谈判。最夸张的一次场景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在室外搞活动，其他人衣冠不整，只有秋微穿着一件薄薄的晚礼服，手拿一个巨大的黑色对讲机，上窜下跳地在现场指挥，那天是我看到的最好笑的画面。

有时我觉得秋微这样的人世上的确不多，比如她很出世，虽然她内心清高，感觉敏锐，可待人接物，并非格格不入，看她和一些甚是无聊的客户谈判，条理清晰，逻辑分明，有些人真的好无聊，可看她笑容可掬的神态，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愤怒的文艺女青年。她喜欢三毛，张爱玲，我看了一张她把自己打扮成张爱玲的照片，听说是要竞争电视剧《张爱玲》的角色，真够有胆儿！最令我钦佩的还是她惊人的记忆力，尤其在谈恋爱这方面，基本隐私全贡献给我了！在《情感方程式》节目中，她是嘉宾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喜欢她和讨厌她的经常在我们的论坛里对骂！喜欢她的女孩子居多，骂的大多是男性！秋微在节目中很不给男人留面子，再加上她是个天生的辩论高手，理论加例子，说话的时候那种不依不饶的劲儿，一般男人就撤了。有一次，她差点和尹相杰吵起来，后来秋微和我说，她妈妈看了这期节目对她说：女儿啊，你怎么能在电视上凶相毕露呢？我们哄堂大笑，她还不以为然。其实那次争吵也没什么，话题是要不要男人买单！尹相杰刚失恋，为女友花了不少钱，正有气呢，大呼千万不要给女人买单，秋微是一直谈恋爱没花过男人的钱，正后悔呢，所以嚷着谈恋爱一定要男人买单，秋微现场脸红脖子粗地和人家辩论，其实两个人说的是一回事。今天我要在这里给秋微正名，其实她生活中有极其温婉贤淑的一面，为了节目更好看，需要秋微唱红脸，害得秋微见我就恨恨地埋怨，嫁不出去找我算帐！

秋微的新书就要出了，我喜欢和读者一样去书店买到装帧好了的样子。昨天我还和她开玩笑，我负责让情感探索者们人手买一本，她求我别丢人了！我很期待，一个特别的女人会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 写给秋微小书的文字

许力

按照以往的写作惯例，在我所涂的文字当中，开头总是“我觉得”或者“不知道该写点什么”诸如此类的词汇。而写这篇小文有点违背我写东西的习惯，索性就不按规矩写了。

“你写点东西为我的小书”，这是秋微给我的第一道指令。我也不推辞，主要是不敢推辞。因为，给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写点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

以上文字是由于我最近一直在看一册朋友送我的诗集，风格类似于废话大集锦，好像很影响我的表述。

我的思维非常跳跃，往往在说一个话题的时候，不知道上一个语句的终端是什么。反正尽兴而言，搞得很多朋友觉得我老是飘在云里，直到我遇见秋微。

第一次认识秋微是因为有一位地产界的朋友说要引荐一位才女给我认识，而且，特别介绍说是一位说话比我都厉害的女子（我在朋友圈子里以说话厉害著称）。第一次见面是讨论一个建筑项目推广，人家请她做顾问，她就坐在一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尽管该项目的设计方案的确很糟糕），我觉得有个性，估计全场也就我跟她没听了。后来，就约在后海的莲花酒吧扯闲篇，这下可真把我吓着了。对于一个喜欢古典音乐，而没有任何音乐实践经验的人来说，和秋微的交流就是一种享受，你可以将你所有白痴的一面尽情地表现出来，而且，惹来的白眼和不屑都是很优雅的回应。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子，面对是要有一定勇气的。

后来，我们开始共事，确切地说，是我开始被开发，我终于走上了电台“没脸主持”（不露脸的别称）的道路。因为她的节目非常地受欢迎（坦率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的节目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所以，作为搭档，我也开始了被人骂被人夸的文艺生涯。她说要捧红我，我说，你一定是我最后一个经纪人，当然也是第一个经纪人。

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而道德相对缺失的年代，人们很少再有心情去感受真实的情感和平静地接受身边的一切了，尤其是，没有平和的心态去思考些什么，这一点是我一直苦恼的，这也是养成我懦弱和逃避性格的主要原因。结识秋微是我开始走出这个阴影的契机。她能让我觉得我应该努力，不应该放弃。不是因为文凭的原因，她至今还在上学；还在坚持写作，也因为自己最初的理想。偶尔也会发发牢骚，很奇怪，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这是我的猜想。所以，所有她身边的朋友看到的都是她灿烂的笑容。

因为她是个守口如瓶的人，所以，很多朋友愿意和她分享心底的一切。她知道很多的秘密，也因此，似乎她永远都很难被琢磨透。可是，有一点很明确：爱憎分明。在这一点上，如果你没有原则，那么在她的身边你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也是她唯一不淑女的时刻。

她拥有很多的“宽粉”（超级 FANS），偶尔还有那么些追求意图很明显的，甚至公开追求的，她也很坦然。有一次朋友们聚会，甚至有个她的“宽粉”尾随而来，长得帅帅的，个性 shyshy 的，我跟她说这小男生蛮讨人喜欢的嘛。她不屑地抱怨说自己肯定是上了年纪，因为最近追她的都是这种 80 后的年轻人。我听了很恨！唉，这个得便宜卖乖的女人。

真很佩服她能写小说，而且，不懈努力地写出那么多的文字，我可不行，再开发我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平时，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

活，要写点什么还真摸不着头脑。

不过总之一个字总结就是“她很酷，和我一样”。

秋微画外音：这是一个字么？白痴！后面写的都是些什么啊???

许力画外音：姐姐，你要求的一千字，我写不了，所以，就只有凑数了，没想到凑着凑着就凑多了……

## 才女秋又要出书了

戴军

才女秋出第三本书了，按照正常速度来说并不算太快，那么多年才出第三本书嘛。但是真好，市道这么不好的时候，竟然还敢出书，说明写得应该很好啊。

大家都来看看吧，现在都是些什么人在出书啊？

我是贝塔斯曼书店的忠实会员，我喜欢他们店里的摆设，他们会把最热销的书放在最打眼的位置，以方便顾客的挑选，这还不够，有一面墙壁还做了个排行榜。我曾经把榜上从一到十的书都搬了回去，看了的感受是：基本上都很难看——完。巨晕！那里一半是网络文章大集合，另一半是美女作家大集中。

这话说得有点刻薄，可我曾在贝塔斯曼见到过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儿在翻书。小女孩问：妈妈，什么叫美女作家啊？妈妈的回答让人提神醒脑：孩子，长了五官的女作家都叫美女作家！

哈哈，我从来没叫过秋微美女作家。认识多年，我对她的赞美仅限于下列名词：才女、作女、有气质、有胆识等等，但从没叫过她“美女作家”，因为那个称号有侮辱她的智慧的嫌疑。我们相互欣赏，从认识的第一天起，我俩就在商量合作个什么事情，否则这么聪明的两个人，每天用那么智慧的头脑讨论去哪吃饭的问题，未免有资源浪费的遗憾。

终于，我和秋微合作的电台节目在万众期待下，隆重登场了。可是，一天一期的清谈节目不是那么好做的，这完全是个高手过招

的节目。我大讲乱七八糟的故事，秋大谈《红楼梦》，这样两个语言状态不在一个框架里的人，竟然就这么整整地聊了一年。聊到下半年，我俩在生活中竟然不讲话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了。

我们究竟聊了些什么，可以聊到没话说了呢？

举例一：有一次，秋看到一本地理杂志，介绍鲨鱼被割下鱼翅后又丢回到海洋里，然后它们就只有等待死亡的命运了。她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吃那玩意儿了，其实以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奢侈地在餐厅里点过那玩意儿。但她这么一表态，倒让人觉得我们好像拿鱼翅鲍鱼当家常便饭一样。表态之后不久，她又在杂志上看到，日本人用鱼翅做猫罐头。这一看不得了，秋小姐大怒，然后在节目里大骂日本人变态，骂了整整一期节目才消了气。

举例二：骂完了日本人，再骂韩国人。她住的小区里很多人养狗，小区边上有家韩国料理馆，竟然偷住户的宠物狗做狗肉煲吃。事情被揭露后，秋小姐又是大怒，她是极端的动物保护者，关于韩国人吃狗肉的风俗被她在节目里整整大骂了一星期。

举例三：秋小姐请一外国友人吃饭，那人是素食者，都有二十多年没沾过荤腥了。他们选择了一家素食馆，菜谱上有水煮鱼、烤香肠、香酥鸡、片皮鸭等等，从外形到口感都极像。那友人咬了一口香肠，长叹一口气说：原来香肠是如此的好吃啊！秋小姐诡异地一笑，说道：这是豆腐做的。肉做的香肠要比这好吃十倍都不止啊！然后，也长叹一口气。一礼拜后，老外给她打了个电话说：肉做的香肠真好吃啊！

我们就在大谈文学的夹缝时，间杂地讲些这样的故事，把生活中的琐事讲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可听众爱听这个。很多学生爱死了秋微那把慵懒的声音。所以，寄给她的信件要远远多过

我，而且充满了溢美之辞。秋小姐对于赞美照单全收，而且还一封一封给人回信，这就让人觉得很恐怖了。而很多人来信其实是想索要她的照片，面对一睹她的芳颜的要求，她都轻轻一笑带过，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可往往自嘲的女孩都是最美丽、最自信的女孩，学生们更是相信有这样一把美丽声音的女人一定也拥有天使一样的容颜，他们就将自己的想象写在了信里寄了过来。

说实话，秋虽然说不介意大家对她的赞美，装出很淡然的样子，但暗爽的姿态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但有一次她真的是火大了。

秋现在是国内最火的情感类节目《情感方程式》的长期嘉宾，终于有一天，听众们把这两个秋微联系上了，然后，有个听众写来这样的一封信：秋微，我从四年前就是你的忠实听众了，我喜欢了你四年，你在我心中是个美丽的天使，谁都不能和你比。今天我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你的样子，你毁了我心目中的美好幻想，我恨你！

这是我看到秋微很难过的一次，她在节目中把信念了，我不记得她当时说什么了，可我记得她是笑着念的，这种无奈的疼痛，除了笑，应该没有什么表情可以替换得了的。

她的痛哭我只见识过一回，而且是在电话里。那天我在外地，录像的间隙收到了她的电话。电话里她泣不成声，和我平时见惯的那个气定神闲的秋微判若两人。我说：别哭、别哭，出什么事了？等我下了节目打给你好吗？录完节目打给她，她又恢复成了平时见惯的那个秋微，淡淡地回答我说：没事，只是突然心情很不好，没事了。

她的气质和修养，让哭都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年届三十，秋还保持着她的真性情活着，学书法、跳拉丁舞、做瑜伽，去粥店吃火锅叫人从隔壁餐厅买麻辣小龙虾，她就这么轻松随便而有质量地活

着。

今年我们之间的话又多了，因为我们对话的那个平台没有了，她又开始和我一起分享她的生活，她的恋爱，这让我很快乐。

前两天，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我在《情感方程式》里看到秋微了，那是来过我们家的秋微吗？我说：是啊。我妈又说：啊，一年没见，她变漂亮了啊。我说：呵呵。

这事我没跟秋微说过，怕她知道了会骄傲啊。

思虑的夏疏雨出歌情快感之恋歌歌真二原五合歌醉醉行不相  
此丝非曲衣裳真止常非食宝一席，长夜个美歌意孤一暮舞秋失  
九和歌大真事不，金味的紫紫歌醉歌醉醉不失望，且草歌  
多心舞奇曲醉常非舞炼歌，长多紫紫歌醉歌丁相，然也。望歌醉  
歌后学醉朝气育醉千由，音歌醉歌歌忘暴。也歌醉目节歌醉真且春  
真真歌更首以人第重南歌醉今一快歌歌自歌多忘，而歌走入醉客奉  
亨一了声歌骨真不善处，歌歌的紫歌丁将多歌歌外歌身，歌歌的  
歌歌文，去安神醉歌女歌客真歌耳，长良。歌歌品歌歌歌歌客歌上  
中多歌未真算歌，来由杜春歌歌朝亲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真止，歌歌杜春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宜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因歌醉行合衣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于歌走儿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不言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 搭档运

徐睿

秋微说，她是有旺搭档运的，很多跟她合作过的男搭档现在都红得不行。在我看来，她这句话，言下之意有两层，第一我是她的新搭档，一定要认真努力地跟她合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从此可能红得不行的机会；这第二层意思怎么想却都想出点寂寞的意思。

先对她第一层意思表个态先：我一定会非常认真努力地跟她做好节目，坚决不错过这难得的能红得发紫的机会，不辜负大姐对我的期望。当然，除了能红得发紫之外，跟秋微非常愉快地合作也是我认真做好节目的动力。每次跟秋微录音，由于她有广博的学识跟丰富的人生阅历，总是能启发我对一个话题有更深入或者变换角度的思考，让我痛快地感受到了思考的乐趣，使每次录音都成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思想品德课。另外，秋微宽容淑女的聆听姿态，又能够让搭档把自己内心所思所想毫无障碍地表达出来，就算在无意之中说出自己的秘密那也是理所当然，这样痛快的表达状态，让我每次录完音以后，又感觉像是上了一堂痛快的情感宣泄课。

能红得发紫、能痛快地上课再加上每次录音都有秋微买来的好喝的饮料，就是我要认真做好节目跟秋微努力合作的原因。

那对于那句话的第二层意思：但凡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若看到身边的搭档一个个红得发紫，自己却依然坚持在小众市场拥有不错的口碑，心里或多或少会有点怪怪的。但秋微的心理状态绝对没有那种怪怪的酸气（或许偷偷想我们没看出来）而只有一丝丝的寂寞。因为在我眼中的秋微，是一个太清醒、太有理想、太明白自己要

什么的成功大姐了。正是因为之前三个“太”，让她活得旁若无人，让她在众多的红得发紫的搭档(不包括我)中间，显得有些寂寞。

我们在电台电视里听到看到秋微，那不过是她在用一种最快捷的方式表达自己态度，宣泄自己感情罢了，丝毫没有想要大红大紫的企图。这跟她其他多重的身份(学生、职业经理人、公司老板、资深公关策划、资深文化公司顾问……)一样，这些不过是在实现自己一个个的短期的愿望，仅仅是一份挣钱的工作，或是为实现自己真正的理想做一些前期准备……这在她的生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她的另外两个身份：作家、虔诚的基督徒，可能才是真正关乎她终极理想，能够让她真正在乎的东西。

秋微前段时间告诉我，她从今年开始就会让自己的工作逐渐减少，她想今后坚持每年能出一本到两本书，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说实话，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震惊，一个在娱乐圈浸染了这么多年资深前辈，还有这样的勇气跟魄力放弃掉那么多东西，去追寻她觉得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的确不易。至于她的第二个身份跟理想，更加地崇高跟伟大，但她不让我说，等她实现那天大家自然都知道了。但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是非常有意义和有责任感的工作。

在这个大家都找不到理想的时候，秋微还能清醒自己的理想，并且为它的实现作出踏实的努力，的确显得有些寂寞。高处不胜寒嘛！

这是我了解的秋微，尽管开始想好不写恶毒的吹捧，不想写来写去也成了这样。偷着乐吧：)

## [一]

近人望长重复，于书卷中为文词文字只凭查证而配以本末”

听说杨小宁婚讯的那天是将近十年前，彼时，21岁的吴菲正在宿舍里和几个同学打牌。她的同学陈蓝蓝在她耳边告诉她这个消息之后就热切地等着看她的反应。吴菲拿不准自己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才不辜负陈蓝蓝热切的期待，只好继续打牌。她们那天照样是在玩儿“双抠儿 80 分”，吴菲接连几把都摸到了“猫”，她忍不住高兴起来，趁势一路刀光剑影，把对家杀了个片甲不留，一直打到“勾儿”，结果，被对家给“勾”下来了。

等宿舍里熄了灯，吴菲爬上她自己睡的上铺，才在黑暗中筛糠一样地抖起来，睡在她下铺的陈蓝蓝还嘀咕了句“咦，是不是地震了？”

吴菲为了忍着不出声儿，就拼命地咬自己的下嘴唇，只管自己跟自己的悲恸较量，直到眼泪被憋的倒灌，她隐隐觉得她的悲痛已经转战到喉咙，从那里不可抑制地泛出了咸味儿。

即使是在这样的悲恸时刻，处在浪漫幻想年纪的吴菲仍不忘浪漫幻想。她幻想到，如果她的身体是林黛玉，她也会像林妹妹那样当即在心中将泪化成血，然后使劲喷上它一墙！边喷还要边直着嗓子喊上一句“小宁，你好……”让“好”后面被省略的句子成为凄美的千古悬念与绝唱。

说不定，等将来大家都作古之后，还有外星人带着旅行团来她学校的旧址参观，没准儿就有个外星导游指着这面半埋在地下且早已风化的墙对大家说：“看，这上面还留着人类饱含情感的血泪，那是当时某个年轻的女人类失恋之后的纵情一喷。”旁观的外星人群